

陝西老兵李振榮憶烽火歲月：

壯士跳河寧死不投降 夏穿棉襖血戰中條山



富平縣95歲的抗戰老兵李振榮。記者熊曉芳攝

177師臂章。網上圖片

從1938年孫蔚如渡河作戰之日起，中條山這個在陝西鮮為人知的山脈，便一夜之間成了老陝魂牽夢縈的地方，數萬陝西冷娃（註：陝西關中地區的青年男性）曾在這裡與侵華日軍血戰，被日本鬼子逼上黃河絕壁後眾多士兵跳黃河壯烈犧牲。現居陝西富平農村95歲的李振榮老人18歲參軍，在山西平陸縣、蘇家溝、肖嶺村、疙瘩子、毛家山、沙店等地與日軍血戰，共殺敵200多人。他曾在夏季穿着棉襖參加中條山「六六戰役」，親眼見七八十人跳黃河寧死不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陝西富平報道

中條山戰役。網上圖片

在陝西省富平縣莊里鎮神芝村，記者見到了李振榮老人。老人曾是中條山主力96軍177師一名機槍手，現與二兒子李新華一家居住在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，大門上高高掛着陝西關愛抗戰老兵志願者敬獻的「抗戰英雄」牌匾。李振榮回憶，自己是1937年入伍，當時在部隊的名字叫李宏濤，是在楊虎城部隊。先是在陝西省三原縣培訓了4個月，然後就從西安坐火車過潼關過黃河上戰場了，經歷大小戰役百十場。他是打重機槍的上等兵，1941年因腰上和腿上中彈被送往陝西千陽縣醫院救治，後來因傷不適合打仗，出院後就從千陽回到了山西富平老家。

他還記得當時孫蔚如是軍團長，軍長名叫李興中，師長叫陳學茹，旅長叫楊鳳振（陝西人），營長叫張應中（安徽人），連長叫宋振海（山東人）。雖然坐着輪椅，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鑠，臉上有着一股老兵的堅毅。李振榮說自己年輕時身體素質很好，將近1.8米的個頭，摔跤能摔過兩三個人，剛當兵時就被選為機槍手。「我18歲當兵，是村裡頭一批，去得最早」，老人說，當時就知道是徵兵打日本。到了部隊，有的人怕打仗找機會跑掉了，但他沒有逃跑，積極抗日。「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」，老人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愛國口號。



李振榮腿上的槍傷至今可見。記者熊曉芳攝

一次殲滅逾30敵軍

「打了4年多仗，經歷了百十場戰役」，李振榮告訴記者，過黃河到中條山平陸縣住的時間最長，先後在平陸縣前蘇家溝、後蘇家溝、肖嶺村、158高地、146高地、20嶺高地、疙瘩子、張店、毛家山、郭村、沙店、茅津溝、西園村、東園村、迪灣這些地方都住過。參加大的戰役有三四次，游擊戰經常不斷。李振榮印象最深的是「六六戰役」，打了四五天，自己之所以能突出重圍，主要是楊鳳振指揮得好，他們往北打的部分突圍出來了，而往南打的被日本人圍住後都跳了黃河。回憶那場慘烈的戰爭，老人眼眶濕潤了，「死了好多人」。部隊在山上修築工事，日本人往山衝，有的一個連100多人幾乎都沒剩下。「看到有七八十人跳黃河」，老人說，那是他親眼看到的，估計沒看到的更多。當時96軍由孫蔚如任軍團長，全部開往山西前線，老人記得去了三萬一千人，回來只剩下萬人，都死在了中條山。

李振榮回憶，因為部隊缺少食，夏天「六六戰役」時，他還穿着舊棉衣，上面沾着多次打仗時濺上的血。吃的東西也只有饅頭和鹹菜，有時還吃不上，餓着肚子打仗。李振榮所在機槍連，使用那種三人才能抬動的重機槍，發射還需要灌水。隊伍駐紮在陸縣時，雖然日本人機槍好，是小鋼炮，但憑着落後的重機槍，他們硬是守住陣地沒讓日本人打過來。一次戰鬥中，因埋伏較隱蔽，李振榮一人就擊斃日軍30多人。1941年在蘇溝打仗時，執行瞭望任務的李振榮左腰被敵人的子彈打穿了一個洞，左腿也被子彈打穿了一個孔。負傷後，他被送過黃河回到陝西省千陽縣治療，由於傷勢重不適合打仗，傷好後他就回了富平老家務農。李新華掀起老人的衣角和褲邊，記

者看到，老人腰上和腿上的兩處傷疤十分清楚，他說天一下雨就很疼痛。

楊虎城部隊軍紀嚴

李振榮說，當時自己所在楊虎城部隊，軍紀很嚴格，跟老百姓打成一片，經常幫老百姓幹活、挖井、收麥。「當時旅長楊鳳振，厲害得很」，要求當兵的必須跟老百姓搞好關係。李振榮說，一次，他們換成便衣，幫老百姓收了3天麥子，老百姓只管飯，不給錢。李振榮說，當兵很艱苦，全靠部隊一個月發的3塊錢，除了衣服，鞋襪和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自己買。但部隊衣服經常也發不下來，冬天裡大家也都只穿着薄棉衣，而且穿到夏天也沒新衣服發。因作戰勇敢、組織紀律性強，李振榮還曾被派往蒲城一帶徵兵，接到新兵200人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務，深獲信任。抗日戰爭時期，陝西作為戰略後方，成為中國軍隊重要的兵源地。據相關歷史資料顯示，當時陝西累計約150萬人參與抗戰，每8個人中就有1個奔赴戰場。



各界人士贈送的抗戰紀念品和書法作品。記者熊曉芳攝

《立馬中條》：「八百冷娃投河」

抗日戰爭中，中日兩軍在山西南部的中條山南邊、黃河北岸展開過一場殊死的戰鬥。「八百名『秦軍』，面朝陝西，跪天，再跪爹娘，唱着秦腔寧死不降，跳進滾滾黃河……」

「八百冷娃勇撲江」的故事，早期出現在《白鹿原》作者陳忠實為一本紀實文學作品《立馬中條》所作的序文中。文中提到，96軍177師有一千多名士兵被兩倍於己的日本鬼子包圍，拚殺後死亡200人，餘下的800人被逼到黃河岸邊的懸崖上，三面都是絕壁。這800士兵寧死不降，縱身跳下懸崖，撲入黃河母親的懷抱……

《立馬中條》的作者之一張君祥是一位西安農民作家，包括他的叔父張景良在內8位親屬都去了中條山前線，後來只回來了6個，三舅犧牲在戰場上，叔父張景良音訊全無，因此他從小就對那段歷史有着特殊的感情。1986年他開始搜集資料，在20多年裡採訪了400多名曾參加中條山抗戰的老兵。

西北大學陝西近代史研究者張恒曾花費4年多時間走訪老兵和黃河沿岸村民，據稱，中條山保衛戰總共持續了3年多時間，中日雙方前後進行了多次戰役，其中規模最大、最慘烈的一次就是1939年的「六六戰役」，「八百將士投河」指的就是在「六六戰役」中的悲壯一幕。跳黃河的大多是陝西新兵，有的甚至連槍都沒領到。

位於山西芮城的「中條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」。網上圖片

因槍傷回家務農 為人低調不張揚



李振榮的二兒子李新華。記者熊曉芳攝

李振榮現在所居房子是二兒子李新華早年所蓋。李新華可以說是村裡的能人，年輕時做生意掙了錢，在村裡第一個蓋起了磚瓦房。李新華告訴記者，小時候睡覺前，父親經常給他講打仗的故事，讓他着迷。後來才知道，父親講的竟然大部分是自己親身經歷的戰爭故事，更令他對父親充滿敬意。在部隊時，李振榮就以身體強壯、忠勇善戰深獲信任，因傷回家後，他過着普通農民的日子，娶妻生子，很少提及自己以前的英勇事跡。原來家中藏着的一些當兵時期留下的照片和衣物等，都在文革時被紅衛兵搜走了。對此，老人感到遺憾，現在找人證明自己曾經在前線殺敵都困難了。「和我編在一個連隊的有胡永發（富平縣雷村人）、劉西彥（富平縣長春人）、趙柏忍（富平縣流曲人）、劉存才（富平縣劉集人），和我一塊當兵去的有本村的杜春發，他們都已去世了，但我身上兩處中彈的傷疤就是有力的證據。」老人說。

國家沒有忘記這些曾為民族浴血奮戰的英雄們。

今年在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前夕，李振榮老人獲頒一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。這是老人一生最高的榮譽。

李新華說，父親以前身體一直很好，經常一個人在村子裡蹦蹦跳跳，是村裡最高壽的老人。今年5月2日，李振榮不慎摔股骨折，在醫院住了2個月，回家後生活無法自理，大小便都需要兒孫幫助，身體也明顯衰弱，聽力和說話都大不如從前，記者採訪時也需要貼着老人耳朵大聲說才能聽見。



需靠近耳朵大聲說話老人才能聽清。記者熊曉芳攝

村退休教師：李振榮特別能吃苦

富平縣立成中學退休教師雷興儒告訴記者，退休後，他重點關注收集抗戰老兵資料，經常來李振榮家，彼此非常熟悉。李振榮在部隊打仗厲害，回村後務農也很能吃苦。雷興儒介紹說，70年代參加勞動時，李振榮幹活很賣力，根本不怕苦。一次給村裡裝車時，他裝得太高，竟從車上摔了下來。據介紹，當時富平到三原當兵的有百十人，該村也有很多人參軍，還有跳黃河後游回來的。他們現在都已去世，只有李振榮長壽，雖然日子清苦，但有兒孫在身邊照顧，這也許就是他最大的福報吧。